

樂道創業

張文昌

去年(2011)四月，我還在擔任國科會副主委期間，赴華盛頓 DC 參加一個會議，特地安排一個下午時間和楊憲桂教授一起去看黃院長和謝醫師。黃院長當時雖然口頭語言表達上已經不像平常時那樣順暢，但他慢慢的講，我們還能做相當程度的溝通，在交談過程中，他還是老樣子非常關心成大醫學院同仁的近況。談話之餘，謝醫師拿起口琴要黃院長吹口琴給我們聽，那時刻我心中愣了一下，因為我從來沒聽過他吹口琴，他吹了三首歌，皆是他小時候所學的歌，吹得非常好，我還記得其中一首是日本童謠「紅蜻蜓」。那天傍晚告別時，我深深感覺到黃院長很高興看到我們的來訪，我當時心頭裡也想著明年(也就是今年 2012)五月有預定再來 DC 開會，屆時一定要再來看他。

今年 2 月 21 日下午突然得知黃院長已離我們而去的消息，我第一個立即反應是「怎麼會這樣快」，心頭是先有措手不及的感覺，馬上接下來是有百感交集的感受。當日回到我在台北的住處，拿起「黃崑巖回憶錄：成大醫學中心創建始末」這本書，從頭到尾再次仔細地閱讀一次，那時腦筋裡的狀態，好像又回到 1983-1994 年黃院長擔任院長期間我們在成大醫學院一起共事、一起吃飯聊天、腦力激盪的情景。他在這本書，曾有二處提到我的名字，其中一處是在「招兵買馬」一節(第 50 及 51 頁)，寫道「記憶中，第一位居留海外而寫信給我的學人，一為謀識、二為謀面的，是現在的張文昌院士。張文昌教授於 1982 年 12 月 27 日，到我還留有一間辦公室和實驗室的喬大來找我。……」。過去約 27 年，黃院長在台灣與我們相處期間，當他介紹我給他的朋友認識時，常會說這一段話「張文昌是我在國外第一位 interview 的人」，而每當他做這樣的介紹時，我心裡頭總會湧出感謝之意。我是高雄旗山人，大學赴台北求學，之後在日本及美國做研究工作，在國外總共居住 13 年，當時雖然成大醫學院的硬體要從零開

始建置，研究生人力也在我回來六年後才進來研究室一起工作，如此軟硬體的研究環境和他校已成立的醫學院相較，有幾年的空窗期，這對新進人員的研究工作，是一個不利的挑戰。但當時，成大醫學院是我返台求職唯一的選擇，離鄉多年，希望藉這一機會將自己所學貢獻南部的大學。我非常感謝黃院長及當時的顧問團隊在創院之初，接受我的教職申請；更感謝他在擔任院長期間把成大醫學院建構成一個優質的教學及研究環境，讓我們當時的這批年輕人能發揮做為大學教師在教學及研究上的潛力。在成大醫學院共事這一段期間，無論在教學、研究及行政上各方面，黃院長可算是我的 Mentor，真是受教匪淺。

在「黃崑巖院長回憶錄」第 120 頁，也有講到醫學院一樓「石泉廣場」醫師誓詞陶壁的由來始末。當時黃院長親自操刀、負責誓詞文字的書法，在那段期間他非常勤奮練習他的書法功力。在 1991 年的某一天，他親自來我在八樓的辦公室，同時帶來了一件禮物，這件禮物是一幅他的書法作品，所題文字為「樂道創業」。接到時，我心頭裡有深刻的感受，雖然只是短短的四個字，但心想黃院長在創院的這一段過程，他一定是非常高興能有我的參與。這件書法作品自那時就一直掛在我在八樓辦公室的牆上。本文終了這一刻，我也一定要告訴黃院長「我更高興能有這段長時間機會跟您共事過」。感謝您！